

第一章

国军退却绥东沦陷 日寇肆虐百姓遭殃

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黎明时分，蜿蜒起伏的陶西山廊上空从东飘过一溜接一溜的烟雾。这烟雾一阵子浓一阵子淡，给这原本阴云密布的山廊增添了黑暗。位于山廊间，离陶林县城五六十里的天义长镇，无论是路北横占半个镇子的王家大院，还是隔路相对的六七十户穷人家居住的南村，此时依然沉浸在寂静的夜色中。

突然，从东面隐约传来一阵枪声。随后，顺着枪声传来的方向，在七八里外的梁头大道上出现了一长溜耀眼的汽车灯光。骤起的枪声和耀眼的汽车灯光，顿时给这处在兵荒马乱年月的小镇带来了不安和恐惧。枪声随后消失了，但那耀眼的汽车灯光，一道接一道沿着起伏的道路迅速向天义长镇移动过来。

就在这时，一个剽悍的青年从东南面山坡上飞马奔下。他头戴毡帽，身披雨毡，手握大鞭，赶到镇子的南村口时高声喊道：“乡亲们，日本鬼子来了，快出村啊！日本鬼子来了，快出村啊！”随后挥动手臂“啪啪”连打响鞭，又复呼喊：“乡亲们，快出村啊！”

他呼喊策马奔进南村，沿着当村一条东西街直奔村里。路过一家院门口时勒住马，朝院里喊道：“赵大叔，日本鬼子来了，赶紧招呼上周围人家快出村！”

“知道了。”从院里传出一个成年男人惊慌的回话声。

骑马人一抖缰绳驱马继续向村里奔来，甩响手中的大鞭，依然高声呼喊。当他经过十字街口附近一家院门口时，从屋子里传出一个紧张的瓮声瓮气的问话声：“来了多少？”

“天阴看不清，前头是一长溜汽车……”骑马人勒住马，转脸向屋里的人大声

说。

这时，“隆隆”的汽车声隐约传来，骑马人急搯鞍镫，拍马加速。奔走间，依旧大声呼喊：“乡亲们，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陶西山廊间的老百姓记得去年入冬，傅作义的部队在红格尔图、百灵庙、大庙与王英的大汉义军、李守信的伪蒙古军展开了激战，打垮了这些为日寇西进充当急先锋的伪军，击败了他们的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引发了全国规模的有海外侨胞参加的绥远运动。那时候陶林县的老百姓积极响应绥远省国民政府的号召，宰猪杀羊捐粮捐款献给前线，实指望也真以为绥远省的国民军在全国的援助下能顶住日寇的西进。没想到未过一年，随着震撼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形势发生了令人心寒腹痛的变化，不到三个月光景，国民军一批又一批地向西撤退过去，傅长官的三十五军也被阎锡山朝南调走了。

事实面前，深居后山的老百姓也估计到了天下大势——国民军节节退却，日本鬼子非占领绥远不可了。不多时，便听到商都、兴和等地沦陷的消息，接着又传来了大同、丰镇等地失守的噩耗。陶林县是察哈尔进入归绥的过道，因而人们很快意识到日本鬼子占领陶林近在旦夕了。果然，日伪军很快就向陶林县城进攻过来，驻守的中央军门炳岳部抵抗了几下，仓皇西撤。

陶西山廊间的老百姓，早就尝尽了兵扰匪袭的苦头，国民军退却时散兵游勇不断骚扰，眼下日本鬼子又要接踵而来。前些时，从逃亡过来的难民口中得知，日本侵略军进占山西阳高、天镇时杀了三天三夜的消息，就使得他们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了。因而他们预感到一场空前未有的浩劫迫在了眉睫。

这种预料中的浩劫，终于在敌人占领陶林县城科布尔并向归绥逼近的今天发生了。

天义长镇南村的六七十户人家听到骑马人的呼喊声后纷纷扶老携幼跑出家门，东一伙西一群，像受惊的羊群似地朝南山沟逃去。行走不便的老人啜泣着，不懂事的小孩哭叫着，有的人家赶着猪吆着羊，猪羊乱窜乱叫着……

骑马人望着从他身前马后穿过的一伙伙男女老幼，着急的心似乎得到了一些安慰。他接着又大声呼喊，继续驱马向村西头赶来。

当他赶到村头时，“嗡嗡”的汽车声响清楚地传来了。他勒住马回头朝东一望，闪着明晃晃灯光的汽车队已经翻上村外梁头。鬼子马上就要进村了！他耳边仿佛又响起先前从邻村传来的枪声，连忙朝南勒转马头，准备奔向对面山沟。这时候，西南面一处独户人家在灰暗中跃入他的眼帘：贵祥哥不在，他家老少五口跑出去没有？他又急忙策马朝那户村外孤独人家奔去。

这位骑马人是谁呢？他怎么如此关心天义长南村的每一户人家呢？他叫宋春生，今年二十三岁，生得相貌堂堂。二年前父母相继去世，哥姐托人给他说媳妇他不要，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现在是天义长及其周围几个村子的党小组组长。

由于形势不断恶化，陶林县委遵照上级指示通知各地党小组要积极行动起来，发动群众扩大组织，准备拉起队伍，在鬼子到来之后掀起游击战。宋春生就是肩负着这样的重任，前些时搭了个伙伴又揽起了放夜畜的营生。他利用白天休闲的时间发动群众、联络同志。两天前交通员捎来县委口信：日本侵略军近日要侵占陶林和集宁，要求集陶路和归陶路各地党小组注意提醒群众，当心鬼子乍到时的沿途杀掠。宋春生及时把县委的指示传达了下去，并吩咐各村党员务必提高警惕，帮助群众做好预防工作。

昨天午后从县城方向传来枪声，傍晚一批国民军沿着归陶路仓皇西去。宋春生心里有所嘀咕，夜里与同伴把牲畜赶上东南山坡，密切注意县城方向的动静。黎明时分，远处隐约传来枪声，同时顺山廊上空飘来了一溜烟雾，过了一阵儿，相邻的小湾子村东面梁头上出现了一串汽车灯光。汽车灯光迅速转移进小湾子村所在的梁洼里，接着便从小湾子村传出了枪声。他俩不禁愕然相视：小湾子村与天义长隔着两道梁，相距八九里，鬼子的汽车很快就会开过来的！

“你快吆牲畜往南山沟里钻。”宋春生吩咐了一声同伴，向附近一匹马跑去。

当他解开马绊时，汽车灯光转移到了小湾子村西边的梁坡，他连忙跨上马背，策马奔下山坡。

宋春生驱马赶到贵祥嫂家院门口时，他们全家正好从院里走出。贵祥嫂披头散发、衣襟敞开，背上背着五岁的闺女，胳肢窝夹着两岁的儿子，另一只手扶着她的小脚婆婆，身旁有拽着她衣襟的八岁大儿子。闺女和小儿子惊恐地啼哭着，婆婆流

着泪浑身战栗。他们看见宋春生时一起放声哭起来。

“不要怕，我带你们走。”宋春生跳下马，迅速将老人扶上马背，抱过贵祥嫂背上的女儿放在老人身前，顺势抓起一撮马鬃送到老人手里。他一手牵着缰绳，一手护着祖孙俩，吆马朝着人群纷乱的南山沟赶去。贵祥嫂抱着小儿子，领着大儿子紧跟在后。

贵祥嫂家离南山沟不足一里，宋春生带着他们匆忙钻进沟口子时，天已经大亮了。鬼子的汽车一辆接一辆驶进镇子，前面和后面的车上站满了鬼子兵，中间车上鬼子兵不多，但车厢里驾着小炮，车后还拉着大炮。汽车在王家大院前停了下来，前后车上的鬼子兵纷纷跳下车，握着带刺刀的枪闯进了南村。宋春生带着贵祥嫂全家加快速度往沟里走。

这当儿，从镇子里传出了让人心悸的枪声，紧跟着“嘭嘭”的炮弹爆炸声也在身后的山脚间响起。宋春生把贵祥嫂母子让在前头，一口气赶到沟深处，追上了前面一伙人，把马交给别人，吩咐他们带着贵祥嫂全家继续往里走，他一个人停下来侧耳细听，枪炮声已经停止。

他解下雨毡放在沟道边，提着大鞭掉头返了回来。来到沟口附近，他趴在一块大石头后朝村子望去，五个端着刺刀的鬼子兵正朝贵祥嫂家赶来。他们个子矮小，帽耳子耷拉在脸旁，远远望去倒像五个猪首人身的妖魔。这是宋春生第一次见到的鬼子兵，他双眼射出仇恨的光芒。

五个鬼子兵很快赶到了院门口，“汪、汪、汪……”贵祥嫂家的大黄狗怒吼着直扑鬼子兵，两个鬼子兵抬枪架住狗的两只前腿，其余三个鬼子兵举枪刺狗，一声惨叫，大黄狗倒地。五个鬼子兵闯进了院。贵祥嫂家的院门开在东墙中间，对面的南墙挡住了宋春生的视线，鬼子兵在院内干什么，他看不见。可是紧接着一阵“噼噼啪啪”砸门打窗声传入耳中。过了一会儿，随着一阵鸡羊的惊叫声传来，前头三个鬼子兵牵着两只羊，后面两个鬼子兵每人枪上挑着几只鸡走出院。宋春生瞅着这五个肆无忌惮的鬼子兵，眼里冒着愤怒的火焰，牙齿咬得“咯咯”直响，手里的大鞭握得更紧了，恨不得立刻冲过去把他们统统打死。

当宋春生的目光紧跟着五个鬼子兵转入村里时，眼前的情形使他毛骨悚

然——家家户户院子里，鬼子兵挥舞着刺刀枪，有的打狗，有的逮猪，有的赶羊，有的抓鸡……乌烟瘴气乱作一团。

“好歹人们都出村了，要不然……”宋春生面对这不堪入目的场面，心里自我安慰着，他以为南村人都躲出村了。于是，目光掠过停着鬼子汽车的大道，向北边的王家大院望去——谁知却是另一番情景。

三进式的王家梯院里，二层院的月门前并排站立着四个人，正向南村这边望着。中间两个是挎战刀的鬼子军官，东边是个穿洋装的细高个，西边是个穿袍子的大胖子——大恶霸王天佑。三层院和底层院的房檐下也站着不少人，其中还有穿花衣裳的女人，都向南村望着。西跨院里，长短工们扛犁套车开始出工。东跨院里牛羊放出了圈，排着队向底层院的侧门走去。整个大院里安然如常，看不到一个鬼子兵。

“奇怪！”宋春生有些纳闷和气愤，皱起了眉头。突然，他想起前天与王家一个长工谈形势时那个长工说的话：“怕鬼子来了遭殃，我们几个要算账走，管家哈巴狗却说，你们只管老实干活，别的不用操心，强龙压不倒地头蛇，日本人来了也得依靠王家……”

当时宋春生还感到可笑，可是今天这出乎意料的场面勾起了他的深思。宋春生琢磨着，蓦然认出了那个穿洋装的就是王天佑的三儿子王郡。三年前他留学日本，这次随鬼子回来了。宋春生思考间，王天佑和王郡陪着两个鬼子军官走出了底层院大门，身后还跟着一群王家男女。

这时候，镇子东梁上又开过五六辆满载鬼子兵的汽车，后面还跟着一支伪蒙古军骑兵。这时在南村折腾的鬼子兵却开始放火烧村。他们点着房屋，带着抢掠的东西纷纷奔向汽车。一道道火苗迅速升腾着，一股股浓烟随着东北风朝宋春生所在的西南方刮来。强盗！转眼就是冬天了，破房烂舍烧掉，让老百姓怎么安生御寒呢？宋春生周身血脉膨胀，拳头攥得“嘎嘎”直响。他一面望着一辆接一辆驶去的汽车，一面盯着村里燃起的烟火，焦急地等待着。

等到马队最后翻过西梁顶时，宋春生扔掉手中的大鞭，爬起来奔出沟口。东边的沟里也钻出些青壮年男人。他想大声喊他们几声，可是嗓子已经喊哑了，只向他

们摆了摆手，飞步向火势蔓延的村子奔去，那些青壮年男人也纷纷奔向村子。人群中，一个高大魁梧的青年男子迈着大步急急忙忙朝宋春生追过来。只见他环眼圆睁，须发蓬乱，脸色铁青。

这男子正是宋春生先前进村报信时隔院问话的人。他叫黑立根，家境贫寒，脾气倔强，艰难的岁月过早地给他眼角旁刻下几道衰老的皱纹，再加上他那黑森森的络腮胡子，让人看上去足有三十大几，其实他才二十八岁。去年初，在宋春生、云青山等朋友的帮助下成了家。今年夏天媳妇生下儿子后，由于缺吃少喝，出了月子三个月了，走起路来依然打摆子。

黑立根追上宋春生声音颤抖地说：“春生兄弟，你大伯也被鬼子的炮弹炸死了！你嫂子……”

宋春生闻声连忙止步回头，向黑立根大声说：“咱俩说话时我听出你们就要出门了，怎么落在了后头？”

“别提了。”黑立根捶胸顿足呜呜地痛哭起来。

泪是心中血，不痛它不滴！这是宋春生第一次见到这位铁打硬汉失声痛哭啊！宋春生也禁不住地流出了眼泪。他沉默地望着黑立根，对一生坎坷多难的黑大伯顿生无限的哀思之情。

黑大伯祖籍黑龙江北岸。在他父亲青少年时，沙俄鬼子不断侵扰他们的家乡。他的祖父带着他的父亲参加了当地人民组织的义勇军，配合朝廷军队与沙俄侵略军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在抗击沙俄斗争中黑大伯祖父壮烈牺牲，黑大伯父亲两次负伤。之后，他们的家乡被沙俄鬼子侵占，无数乡亲惨遭杀害，黑大伯父亲和黑大伯祖母被迫逃到了黑龙江南岸。沙俄鬼子又窜到南岸欺负，母子俩不堪凌辱一路朝南流浪到了奉天。

五年后，黑大伯的祖母在颠沛潦倒中死去。孤苦伶仃的黑大伯父亲遇到一个流浪女，两人成了亲。之后，生下黑大伯和两个女儿。黑大伯父母亲吃苦耐劳，在艰难动荡的生活中拼搏，终于养大了三个子女。他们把两个闺女娉出去收了些彩礼正准备为黑大伯定亲成家时，日本鬼子和沙俄鬼子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的土地开战了。日俄战场所及地方的中国百姓又遭到了他们野蛮的掠夺和残酷的屠杀，黑

大伯的父母躲在家里就被日俄交战的炮火炸死了。

时年二十五岁的黑大伯悲愤交加，随着逃难的人群流浪进了关内。两年后又辗转漂泊到了如今的绥远省陶林县，先是给牧主放牲畜，后是给地主种田，二十九岁才成了家。老婆生下一男一女，没把子女抚养成人，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黑大伯由于自幼受苦难生活的折磨，不到五十岁就得了哮喘和腰腿疼的病。今年还不到六十岁，整天咳嗽喘息，腰腿疼痛得拄拐棍走路都很困难。今天他却惨死在日本鬼子大举侵华的铁蹄之下。

急于回村救火，黑立根强忍着悲愤，与宋春生及时走开了。在行走间，黑立根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就在你路过我家的时候我已经把孩子绑在怀里，随后就搀着你大伯和你嫂子往村外走，谁知你嫂子一受惊连步都迈不开了。你大伯非让我头里背上你嫂子走，你说我怎能撂下咳嗽气喘拄着棍子的老爹，带着老婆孩子先走呢？我只好来回倒替背他俩。在我把你大伯背到沟口又折回来背你嫂子到沟口的时候，鬼子向南山开炮了，见形势不好，我顺手搀着你大伯就往沟里钻，可是他倚在石头上推开我的手喊骂着催我们头里先走，拉也拉不走，我只好背上你嫂子先往沟里钻。我们离开沟口没几步，一颗炮弹就打了过来，你大伯……你嫂子也被飞起的石头砸在头上和背上，不省人事了。”

“嫂子撂在沟里谁看着？”

“急着回家救火，交给我小姨子了。”

“其他人有没有伤亡的？”

“有，光中间一条沟口子就被鬼子炮弹打死打伤六个人，李虎也被打死了！”

“啊！李虎也被打死了？”宋春生吃惊地问，“他家里其他人呢？”

“除了李明外出办事，其他人恐怕都完了。听他们邻居说，李虎要背上媳妇出村，李二婶不让，她说儿媳妇坐月子刚起土炕，背出去中了风会丢性命的，鬼子来了顶多像土匪一样抢上些东西都有了，也不一定就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见人就杀，或许看在她儿媳妇可怜的分上会抬抬手的。就这样，让李虎出村，她和儿媳妇留下了。李虎人躲在村外，心留在家里。他见鬼子闯进村，就蹲在沟口边上一块石头后瞅着，结果也被炮弹击中了。”黑立根说到这里时，难以抑制的悲愤冲击着喉咙，大声

地向宋春生说，“春生兄弟，鬼子这么凶残，以后我们还能有活路吗？国亡家破且不说，还要绝种呢！”

宋春生攥起拳头向黑立根说：“我们中国是有四万万人口的大国，怎么能被小日本给灭亡了呢？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抗，咱们跟共产党干！”

“你不是说共产党的队伍要过来，怎么还不见来啊？”

“共产党的红军更名为八路军，已经从延安开进了山西，很快就会来我们绥远的。再说我们绥远的共产党也会在各地尽快拉起队伍的。”

“好啊，到时候我算一个。”黑立根噙着泪花的眼睛里泛出了复仇的光芒。

宋春生向黑立根点点头，抗日救国的信念同时在两人心里烈火般燃烧起来。

这时，后面的人也追赶上来了。村里的火越着越大，他俩与大伙一起跑进了村。黑立根朝着十字街口自家的院子跑去，宋春生向西边李二婶家跑来。

李二婶家的房子也被点着了，中间敞开的两扇门和左右两边的窗户“噼噼啪啪”燃烧着，火焰迅速升起，蹿上房檐。赶到院门口看不见李二婶的身影，也听不见她的声音，宋春生更加着急，回头喊了两三个人飞步跨进李二婶家的院子。

灼烤的热风卷着浓烟和火舌迎面扑来，宋春生顺手拾起一个箩筐套在头上，一个箭步冲进堂屋，摘下箩筐，顾不上拍打身上的火星，走进东屋连忙查看起来。李二婶倒在炕上，两腿耷拉在炕沿下，胸前与周围一片鲜血，早已气绝身亡。他又跑进西屋，炕上的儿媳妇光着下半身躺在血泊中，腹间冒着血沫子，手脚还在微微抽动。看不见初生的婴儿，宋春生着急地炕上地下四处寻找，最后在锅台旁炕沿下的煤坑里摸着一个湿漉漉的东西。当他双手抱出来时，用破布子包裹着的婴儿浑身血污，早已冰凉。面对着这惨不忍睹的场面，宋春生胸中怒火万丈，他手捧婴儿诅咒着万恶的鬼子，默默地立下报仇雪恨的誓言。

屋里的椽檩也着火了，熊熊的火焰向后墙角席卷着。同来的几个人，有的拿瓢盆从水缸里舀水往上泼着，有的蘸湿扫帚扑打着。救火要紧，宋春生把婴儿放在母亲身边，顺手拉起旁边的破被搭在娘儿俩身上，端起锅台上放的盆子奔向外屋水缸。

正当宋春生他们忙着灭火当儿，李栓柱大伯一伙人挑着四五担水，扛着工具赶

来了。李栓柱大伯见宋春生衣服上有几处冒烟的地方，一把抓过他手中的盆子：“赶快出去让雨淋灭身上的火！”

啊，下雨了！宋春生只顾在屋里忙碌，并没有注意到外边天气的变化，听了李栓柱大伯的话，他才发现进屋的人身上湿了，同时感到身上有几处疼痛难忍，立即跨步走出房门。

东南风夹着密集的雨点朝他扑来，接着头顶上一声“轰隆隆”的沉雷炸响，瓢泼大雨立刻倾泻下来。宋春生叉开双腿，张开双臂原地转着圈，霎时间从头到脚都被浇湿了。肩膀上和其他几处着火的地方很快消散了灼痛的感觉。门窗上和屋檐上燃起的熊熊火焰也很快被熄灭。屋子里的人趁着大雨相助七手八脚扑打着屋顶上的火。啊，苍天有眼，大火扑灭了。宋春生心里感到欣慰。

这时，赵运来大叔和他外甥张强跑来。

“你李二婶她们怎么了？”赵运来大叔边往院里跑，边向宋春生大声问道。

宋春生向他摇摇头说：“都被鬼子杀害了。”

赵运来大叔钻到房檐下，摊开双手向宋春生悲愤地说：“这些畜生，所到之处什么都不放过，我那个可怜的妹子也被他们乱枪刺死了。年轻时被王天佑逼疯，最后又落了这么个下场。平常是疯跑疯逛的不着家，今儿全家人拉都拉不走。哎！”

“春生哥，立根嫂子咽气了。”十三岁的张强眼睛也哭红了。

“砸在要命处，难逃一劫啊。”宋春生流出痛愤的眼泪，举起拳头向张强说：“张强弟，不要太伤心了，总会有给你妈和其他人报仇的一天。”

“鬼子连北村一根柴草都没动，我们南村却遭了这么大的祸害，往后留下的人也得活受罪，还能给死去的人报仇！？”在屋子里的李栓柱大伯接过了话。先前他急于扑火，这会儿大火灭了，他瞅见小婶子、侄媳妇和侄孙子的惨状，想着倒在沟口子的侄子，犹如万箭穿心，听到门口宋春生三人的谈话，不由得发泄出心中的怨愤。

收拾屋里残局的人听了李栓柱大伯的话，你一言我一语愤怒地议论起来。

“鬼子汉奸狼狈为奸，以后还有好过的日子？”

“国民党逃走了，我们老百姓一没枪二没炮，群龙无首，能顶什么用？”

“这么大的中国竟然让小鬼子烧杀成这个样子，丢尽了老祖宗的人！”

宋春生打断众人的议论说：“大家不要丧失信心，共产党的八路军已经开到山西、河北了，很快就会来我们绥远的。”

“真有这么回事？”众人异口同声问。

“那还有假？咱们绥远的共产党也要从当地拉队伍。”宋春生接着向大家说。

“要是八路军来了，那就好啦。”李栓柱大伯说。

“从当地拉队伍，我一定参加！”张强说。

……

大家纷纷议论间，雨变小了。宋春生进屋检查了一下，大火都已扑灭，只留下几处小火苗。他向大家嘱咐：“这里留下一两个人收拾，其他人到别处看看，住在一个村要互相关照。”

多数人携带着工具迅速离去。宋春生向赵运来悄声说：“我要向县委汇报情况，当心鬼子再来，注意王家。”

赵运来点点头：“你尽管放心去吧。”

宋春生举步走出院门，看到茫茫雨地里从南山沟钻出的一群群老少男女凄惶地奔向村里，他百感交集、忧心忡忡。为了避开王家的监视，宋春生绕道村西梁洼里跨过归陶路，向北钻进桦山，直奔目前县委所在地——大滩镇。

七层山与桦山之间是一片分布着丘陵的起伏地，有五六十里宽，名叫“大滩”，南边的人也叫它“后大滩”。位于其中心的大滩镇，东距陶林县城八九十里，西距武川县城也有八九十里，与天义长相距四五十里。镇子里有一百七八十户人家，七八家买卖字号，还有一所完全小学。共产党陶林县委书记林益中就在这所完小当老师。“七七”事变后，林益中想拉起队伍立足后大滩抗击日寇，于是带领陶林西部区党小组，联合武川东部区党小组秘密活动起来。因而大滩镇完小就成了陶武地区党组织活动的中心。

小学校在镇子北边，宋春生赶到时已经是大半后晌了。他从大门缝里瞅去，院子里空无一人，中间办公室门前两棵树之间拴的绳子上晾着一身衣裤。见此情景，一路奔波的疲劳顿时消除了。他敲了几下大门，不一会儿从办公室里走出一个穿灰布长衫，身材修长的青年教师，白皙的瓜子脸，眉清目秀，边拢头发边应声向院门走来，他

就是陶林县委书记林益中。当他打开院门看见宋春生时，深沉的目光里露出了苦涩的微笑：“我知道你也要来。”说着让进宋春生，随手关上大门，插好了门闩。

办公室里，从桌旁站起一位眼里含着痛愤的年轻庄稼汉，这个人长相与宋春生有几分相似，都是上中等身材，一双灵活的大眼睛。不同处，宋春生是方脸，下巴边上有一颗绿豆大小的黑痣；他是圆脸，左眉梢间有一颗仁丹大小的红痣。他正是归陶路畔大湾子乡党小组组长云青山，是蒙古族，也来向林益中反映日军路过他们村肆意杀掠情形的。他拿过一个板凳让宋春生坐下，又端过一碗水。

宋春生接过水一饮而尽，见林益中打开衣箱翻弄衣服，连忙说：“半路上雨就停了，我的衣服已经大半干了，不需要换。”

林益中过来摸了摸宋春生的衣裳，端起暖水瓶又给他添了一碗水，在对面的桌旁坐下来。宋春生接着道出了日本鬼子经过天义长的全部情形。

林益中听后悲愤地说：“前些时晋北难民来说日军进朔县屠城杀了三千人，最近几天本省其他地方也传来了不少消息。这次你们都看到了日本鬼子是如何烧杀抢掠的。”他说着拉开抽屉拿出一份抄写的材料，翻着给他俩讲起来，“鬼子进了商都县城，把街市上一百七十多人全部枪杀，接着闯进民宅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进了兴和县城，把没来得及撤的七十八个国民军士兵就地枪决，放开狼狗四处咬人，活活咬死一百四十多个居民。进了丰镇县城，不到一小时就用刺刀捅倒一百六十多个手无寸铁的居民，肆意奸淫抢掠。进了凉城县城烧杀抢掠了三个小时，没来得及逃跑的三百多个居民尽遭屠杀，大街上血流成河。这几天日寇又接连占领了集宁县城和我们陶林县城。百灵庙已被占领，用不了几天就会占领归绥，接着就是包头。敌人叫嚣要用三个月占领我国，想通过沿途的野蛮杀戮来征服我们，但这只能激起各族人民更加强烈的仇恨与反抗。”

林益中讲到这儿时，宋春生、云青山急着插话了：

“林书记，群众急等着我们带头领路呢，拉队伍到火候了！”

“对，拉队伍到火候了，林书记！”

林益中向他俩说：“我已经派人通知其他党小组了，武川的高立胜书记也要来，咱们开会具体研究，抓紧筹措，争取尽快拉起队伍。”

第二章 狗汉奸庆寿作威福 游击队抄家亮旗帜

一个月后，陶武地区党组织秘密拉起了三十二人的队伍，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了十三只步枪，三只手枪，一百多发子弹，二十多个手榴弹。通过党内研究决定：高立胜任队长、林益中任政委，定名为陶武抗日游击队。他们抓紧时间秘密训练的同时，决定尽快对敌伪发动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十一月十五日伪县长王郡为其祖母在天义长举办八十寿诞庆典，这不是个极好的机会吗？

斗转星移，时事巨变，由于王郡跟着日本主子回来当了伪县长，今年他祖母八十岁大寿庆典就更加隆重，更引人注目了。提前两天远近前来祝寿的宾客驾车骑马不断登门，他们中间除了王家本属近亲和素与王家有交往的城乡大小财主、商人外，还新添了一些想依仗王家汉奸势力在伪政权里出风头、捞油水的地痞流氓。除此之外，西北方武川县杏林乡的比利时天主教堂神父沙克沙，东南面集宁县梅岗营子美国天主教堂神父威尔逊等也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前来为王母诵经祝寿了。归绥沦陷后返回陶林故里隐居的原绥远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中统特务李吉士也带着厚礼抛头露面了。在绥远国民军里当团长的王天佑的二儿子王林也从陕坝秘密派回了人。大青山里的绥远省民众抗日自卫军三路、四路军参谋长王有功也秘密派来了祝寿使者。陶林地区鬼子顾问大圆，为了标榜中日亲善，进一步拉拢蒙汉走狗，与驻陶林的伪蒙古军团长恩肯、伪警察局长谷如山偕同王郡，于十五日上午带着伪县府一群大小头目在二三十个伪军警的护卫下，乘汽车耀武扬威地光临了。

王郡衣锦还乡出任伪县长，使得王家老少人等更加八面威风、趾高气扬。王天佑为了显示他家门高户富、权势超人，今年要为其母寿辰举行三天庆典。从县城里

雇来了三班鼓乐，原打算从省城里请两班子大戏，只因鬼子到来时戏班子逃散一时凑不齐，只好从当地临时找来了两班子二人台，从十四日开始便吹吹打打热闹起来。到了十五日，王家大院里里外外张灯结彩，鼓乐高奏，歌声缭绕，人来人往，引来了本镇和周围村子许多人围观热闹。一时间，天义长像四月初八奶奶庙会一样盛况空前的。王家的媳妇闺女个个身穿锦缎，浓施粉黛出入在三层梯院之间，斜眼瞧着院里院外围观热闹的人群，自觉是西王母的蟠桃大会在他们的山庄梯院里召开了。前来参加庆寿的各界人士也为世代独占陶林一方的王家财主几经沧桑、安如泰山、人财两旺而垂涎三尺，就连乍到的鬼子顾问大圆望着横占着半个镇子，开着油坊、缸坊、布庄、杂货店的王家富丽山庄，也心驰神往、赞叹不已。

为了炫耀门庭，拜寿的礼仪是在最高的三层院里进行的。

过午时分隆重热烈的拜寿结束后，各方人士在三个司仪的指引下，分别步入指定的宴席厅。

三层院的东客厅里安排着伪政权要员和社会名流。厅子有三间房大，沿四周摆着一圈杏黄色大圆桌，桌上放着香烟、糖果、茶壶、茶碗。正中央放着一张朱红大方桌，上面摆着王家儿孙为王母寿辰在县城自家干货铺里特制的寿桃、寿糕，四面簇拥着王郡的小老婆——日本太太为王母献上的八束姹紫嫣红的纸花。东墙正中央挂着一幅松鹤延寿图，两旁挂着一副对联。

上联：福如东海长流水

下联：寿比南山不老松

横批：福寿无疆

在一阵阵的鼓乐声和东洋唱片声中，王天佑的母亲身穿天蓝底子紫花软缎棉袍，头戴洋钱边黑绒帽子，脚穿黑缎绣花鞋，手拄乌木龙头拐杖，在两个孙女的搀扶下，在王天佑大老婆和两个女儿及其身后跟着的一伙王家男女和近亲长辈的陪伴下，首先步入宴会厅。在司仪的安排下，他们在靠东墙的几张圆桌旁坐下来。随后，李吉士、沙克沙、威尔逊、王林和王有功的副官等一伙人，在王天佑和他的小老婆的陪同下步入了宴会厅，分坐在南北两侧桌旁。接着，身着洋装的伪县长王郡和他的娇艳迷人的日本太太陪伴着一个体瘦个矮、猴眼、尖嘴、留平头、鼻梁上驾着一

副金丝眼镜的鬼子走进来。这个鬼子看面相有四十出头，穿一身黑蓝色洋装，这便是日寇驻陶林地区顾问大圆。尾随在后的的是伪蒙古军团长恩肯，伪警察局长谷如山等一帮伪军政大小头目。在王天佑的带动下，厅里所有人起立鼓掌。大圆鬼子在上百张笑脸和热烈掌声的相迎下，眼里闪射着矜持得意的光芒，向全场点了下头，与王郡和他的日本太太并肩来到宴席厅西边，在与王天佑母亲相对的中间桌旁坐下来。恩肯、谷如山等伪军政要员同桌入座，其他人分坐在左右两边的桌旁。

一盏茶的工夫过后，几个男女手托大红条盘鱼贯而入，轮番两次把桌上的茶壶、茶碗、糖果之类撤下，十多种凉盘以及酒盅、酒壶、筷子、碟子、勺子一应摆上。

王天佑见开宴准备就绪，就站起来干咳了一声，提高嗓门讲道：

“诸位宾客，我母八十岁寿诞庆典宴会现在开始。”

场内立刻静了下来。

“今天前来祝寿的贵宾，有屈驾光临的大日本皇军顾问大圆阁下，陶林驻军恩肯团长，陶林县警察局长谷如山先生，还有……我代表全家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王天佑话音一落，大圆带头鼓掌，场内顿时响起了一片掌声。

王天佑在掌声中满脸堆笑着宣布：“现在由舍下三子代表全家向老祖宗致祝词！”

时事变迁，王家今年的庆寿也别出心裁了，在场的不少人感到不解，饮宴不是饮宴，却讲究起了让后山人感到不适应的新排场，都觉得厌烦而好笑。但为了逢迎，也只好耐心听下去。

王郡拢了拢油光发亮的分头，眨着母狗眼，起立讲道：

“先生们，朋友们，今天我们能在新的蒙疆乐土上为我祖母举行如此隆重的寿典，我想在座的各位和我全家一样是非常高兴的。在此，我们应该首先向开辟蒙疆乐土的大日本皇军表示衷心感谢！向屈驾光临的大圆顾问阁下表示热烈欢迎！”

王郡讲到这里时，举手鼓掌，在场的人立即响应起来。

掌声停止后，王郡接着讲道：“目前大日本皇军已经为我们开创了蒙疆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将引导我们走向自由、繁荣的王道乐土。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善

辨风向是英雄’，在座的各位先生都是有识之士，希望你们进一步认清天下大势，积极出面与新政府携手合作，为稳定和发展陶林地区的新秩序而效力……”

听着王郡的祝词，大圆两只猴眼里闪过欣喜的光芒，微张着尖嘴轻轻地点头。李吉士两只绿豆小眼睛隐藏在镜片后贼溜溜地徘徊着，嘴角上挂出了做作的微笑。沙克沙和威尔逊瞪着蓝眼睛像吃上定神丹一样，目光幽深茫然呆滞。恩肯、谷如山等人各怀心事，但都挤露着笑颜。其余人侧棱着脑袋在静听的同时，目光渐渐落在了香味扑鼻的杯盘之上。

王郡越讲越有劲，满脸绽出兴奋的红光，最后拉长声音讲道：“为我祖母八十寿辰，为各位安康长寿，干杯！”王郡举起酒杯首先与大圆碰杯，接着与同桌的人一一碰过，又走出座位与相邻桌旁的人碰杯。

一阵杯来盏去之后，王天佑讲道：“请大圆阁下训示。”

厅里又响起了一阵掌声。

大圆是个中国通，八年前他作为日本军部特务曾到绥远居留过，他不但了解绥远汉满蒙回各民族的风俗，而且还精通汉语、略通蒙语。他起立向众人点了一下头，用汉语讲道：

“诸位先生，皇军进入陶林之后，受到了王家老少的拥护，王老先生及时联络各方人士协同皇军建立新秩序。在此，我谨代表天皇陛下及皇军蒙疆总部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希望各界人士进一步与皇军合作，共图共存、共荣大业。现在我提议，让我们共同举杯，为王老太太的八十寿辰，为与诸位先生的幸会，干杯！”大圆神采飞扬，高举酒杯首先向全体做了个示意，然后与王郡、恩肯、谷如山等同桌伪军政要员碰杯。

接着，全场响起了一阵碰杯声。

在众人又一次干杯之后，王天佑宣布：“宴席正式开始，请各位自便。”

他的话音一落，众人动起了筷子。

菜过五味酒过三巡，王家男女带头与宾客们猜拳行令，宴会厅里笑语纷纭，觥筹交错，甚是热闹。与此同时，安排伪军警的西厢房小客厅，和安排其他亲友的二层院东、西客厅也热闹红火开了。

底层院里，三班鼓乐各显其技，吹奏着一出迎春喜曲；两班子二人台争相逞能，荤素戏对台表演。院门内外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然而，王家并没有想到，就在他们欢庆人寿年丰的吉祥之日，竟有人在秘密地准备捣毁他们的天堂呢。

黄昏时分，通往天义长的北山幽径走来了四个人，除了通信员张强、李明外，另外两位便是此次陶武游击队捣毁王家汉奸巢穴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一位是政委林益中，另一位身材高大额宽脸方目光炯炯，便是队长高立胜，他是蒙古族。今天这两位教书先生穿着农民服装，衣着精干、行动利落，脸上洋溢着兴奋的激情，目光里流露出战斗的渴望。

初建的陶武游击队仅有三十二人。捣毁王家汉奸巢穴一定会大快人心，可是王家汉奸非同一般。现在虽然没有伪军驻扎，估计藏枪也不下十几条，还有长短工二十几人护院，再加上选择的行动时机也非寻常，从另一角度看，更潜藏着很大的危险性。因而这两位领导人别出心裁，通过各地党小组又拉起了三十八个临时队员协助战斗。

按照约定，这些临时队员截止午后都赶到了天义长北山后的小北庄。高立胜和林益中这才安下心来，把下头的工作交给云青山和从白银不浪赶来的邓牛娃，带着两个通信员提前秘密向天义长转移过来。

他俩走出山口时，暮色中蜿蜒在陶西山廊间的归陶公路，像一条盘绕在褐色群山间的灰色长带出现在了眼前。南边岔路口，宋春生赶着一挂单套马车已在等候。高立胜、林益中带头跨过公路向马车赶来。

宋春生问道：“那三十八名编外队员都来了？”

林益中说：“都来了，邓牛娃同志还带来了白银不浪三个牧民青年和他的女友乌云琪琪格。”

“还带来个女的？”

“别小看，乌云琪琪格一身男装很精干。”林益中说。

高立胜问道：“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宋春生高兴地说：“半后晌王郡、大圆带着那些伪军警先走的，随后王林、王有

功的代表等人也动身启程了。今天上午我们把那份礼让赵运来大叔和李栓柱大伯代表南村给王家送去了，还派去了十几个帮忙的，王家很满意。一切都像我们预想的那样，现在我们是万事俱备只等时辰了。”

听了宋春生的话，高立胜、林益中脸上绽出了笑容，麻利地跳上了马车。

“得儿！得儿！”宋春生吆喝着马，趁着初浓的夜色，驱马车向南走过一段洼地，掉头向东爬上坡道朝天义长南村驰去。

下半夜两点钟后，月亮正好被云彩遮盖了。天义长及其南北两面的山头笼罩在了茫茫的黑暗之中。此时的王家大院一片寂静，分布在各处的几十盏寿灯，除了大门小门上的，其余也都熄灭了。整个大院里除了两个忽闪着手电来回移动的巡夜人外，再看不到一个人影。往日一过人定时分，王家就会把五条大恶狗放开。今夜为了宾客出入方便，都拴在后院里，再加上内线给狗食里掺了烧酒，狗一直酣睡着。直到午夜还闹哄哄的王家大院，此时好像是闪着几点鬼火的魔宫一样阴森寂静。

临近三点钟的时候，天义长北山上突然出现了两束手电光。这两束手电光开始直指空旷天空，接着交叉在一起朝南射来，重复了两遍转眼消失了。

随着这两束手电光的闪现，王家西跨院西墙下出现了一支身着便服的队伍。这支队伍足有七八十号人，除了几个领头的腰插手枪外，其余人有的挎着步枪、猎枪，有的提着长矛、大刀，还有的握着短刀、棍棒。更为特别的是这支队伍中有一大半人从头到脚穿戴一色黑，脸上还蒙着黑布。两只露在外面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让人冷丁一看，仿佛是踩着云头降下的天兵天将，这正是今夜捣毁王家汉奸巢穴的陶武游击队临时召集来的编外队员。这些人与鬼子汉奸有深仇大恨，但家里有拖累，目前还不能正式参加游击队，其中还有共产党员。他们闻听陶武党组织的召唤，为了协助陶武游击队首次斗争取得成功，秘密报名准时赶来加入到了斗争的行列。

这支队伍把带着的两个梯子搭在院墙两面，不声不响踩着梯子进入西跨院。接着，通过西跨院直奔正院西侧门。打开西侧门，一个人紧跟着一个人走进了底层院。